

# 情怀下桥头

殷著虹

记忆中,桥头是人们在闲话中经常提及的地名。为此我问父母:“桥头在哪里呀?”父母告诉我:“桥头很远,那是个两山夹一水、气候适宜的好地方。”于是我对桥头有了一种向往,更有多种的想象,猜想是个神水仙山的好去处。

随后我又得知中甸县(现香格里拉市)有两个桥头,一个是上桥头,一个是下桥头。由此我以为上桥头是在一座桥梁之上,下桥头是在那桥梁之下。我的话把父母逗乐了,他们向我解释说:“上桥头和下桥头都在迪庆境内的金沙江岸边,不过一个在江的上游,一个在江的下游。”从此我有了方位意识,可不知大人们提及下桥头时,为何总要省去一个“下”字。

第一次到达下桥头是1967年4月,那时正值“文革”初期,父母无暇顾及我和弟弟、妹妹,便托付别人把我们送往鹤庆县城姨妈家。那时的我,少不更事,不知生活波折,还觉得旅行有趣。客车一早出发,到了下桥头得住一宿,这我和弟弟十分高兴。正值午后,阳光洒落在冲江河两岸,汹涌的河水撞击着河床中的巨石,喧嚣声震荡着幽深的峡谷。但见有人在地里劳作,有人在河边垂钓。那时我遇上了一位儿时伙伴,他姓张,在一年前随母亲来到下桥头,他母亲对我说:“鹤庆比下桥头更好,你们在那里一定会很开心。”那一夜,伴随冲江河水的响声,我激动得难以入眠。

1971年4月,母亲来到鹤庆,把我们兄妹三人接回中甸。突然让我想起了下桥头,想起了张同学母亲当初的话,心里觉得下桥头有山有水,要比鹤庆县城里好。那年,我们购买了回中甸的车票,哪知乘车当天通知说,因丽江举办全省运动会,客车去接送运动员了,各路班车改为货车代运。我们上了货车,行李包成了座位。

到下桥头也还得住一宿,虽然离上次在下桥头居住整整过去了4年,但下桥头的景致和上一次没有两样,公路两旁散落着零星的房屋和几家商店,行走在街道上的人几乎都是我们同车旅

客。我们跟随母亲徜徉在路上,心里感到十分的惬意。我们先是一位老奶奶家,母亲给她送去捎带的家书,之后又去了卫生所,探望母亲的一位同事,最后我们来到冲江大桥上。

母亲边走边告诉我说:“滔滔河水来自涓涓细流,人的知识得从学习中一点点积累。”而后她指着河岸上两幢砖木结构的房屋说:“你们看,那曾经是‘长办’使用的房子。这大桥也是‘长办’建造的。”我问母亲:“什么是‘长办’呀?”母亲说:“长办就是长江水利建设办公室。大跃进期间,国家准备建设虎跳峡电站,可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电站一直没有建。”那时我觉得母亲的知识很丰富,她对人更是真诚。

此后再到下桥头住宿,已是我中学毕业后的事了。1976年10月,是我到农村下乡当知青的第二年,这我被大中甸公社推荐到县委党校学习,那时的县委党校设在金沙江边的松园村,学习结束返程时,我得在下桥头停留半天,居住一夜。正当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来,来往的旅客和下桥头镇上的人们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同时经历了“文革”后期的整顿和发展,下桥头的街道上有了很多家集体企业。我一位姓李的高中同学回乡以后,就在虎跳江公社铁厂担任会计。我找到他以后,我们一起畅谈青春梦想和扎根农村的体会。

我参加了工作之后,有更多外出和出差的机会。随着公路交通业的发展,那时外出中甸县城的客运班车,停留过夜地点也改在了丽江白汉场。由此下桥头对我来说,犹如擦肩而过的友人,总是和它仓促地相见,而又急急忙忙地道别。由于之前的耳濡目染,我对下桥头这座小镇有了亲切感,每逢我从外地归来路过下桥头时,我便有一种走进了家一样的感觉。

让我有更多时间认识下桥头是1982年的春天,这年中甸县委在贯彻党的农村政策时,我被抽调为工作队员,派到虎跳江公社金星大队驻村工作。期间我有不少时间来到下桥头开会,也在

这时听过它不少故事。在那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下桥头的人见到到达这里的人们,不论他们是从哪里来,总爱问上一句话:“下来了?”而对将要离开下桥头的人,也不论人家到哪里,问话便是:“上去呀?”我纳闷了,便问他们:“怎么你们就会问个上去、下来的呢?”原来他们说的“下来了”,是根据冲江河和金沙江的流向而言的,因为下桥头地处冲江河下游,与虎跳峡相邻。所以,顺水流方向而来的人,自然是“下来”;反之,逆水而去的人,自然就是“上去”。由此见得,下桥头的地理位置多么独特而又重要。

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甸汽车总站就设在下桥头,随着冲江河电站的开工建设,上去下来的车辆在下桥头川流不息。与此同时,从各地到来的商人也在这里创业和寻找商机,一时间让下桥头变成一个热气腾腾的热闹小镇。那时我才发现,曾经在下桥头不绝于耳的河水声已经消失了,原来那些卧倒在河床上的巨石,都被挪走了。转而我听到的是从山坡上传来悠扬的山歌。当我寻觅那唱山歌的人时,这才才发现小镇两面的山坡上竟是烂漫的山花。

也许就是随着那山花年年开放,随着那汽车来来往往。下桥头往日路边的小摊小店,变成了琳琅满目的商场;曾经低矮的房屋,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大厦。原先那公路兼街道,如今架通了多座桥梁,成为能回车辆,能容纳十里多乡人的商贸集市。更有那曾经在高山赶马的藏族阿哥,如今成了镇上的汽车运输专业户;那曾经在火塘边上烘烤荞粑粑的彝族阿妹,如今也成了开客栈的老板娘。还有纳西族、傣族等民族的兄弟姐妹在镇上开店做买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我不知道是谁带走了穿越时空的山歌,但却知道在这方临水楼台的小镇上,承载着多少人的期盼和向往,情系着多少人的幸福和追求。

几年前,正当丽香铁路和香丽高速动工修建时,下桥头这座有着传奇色彩的小镇,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曾

在刷抖音时发现,人们在称颂玉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壮美的金沙江大桥时,自然也注意到了下桥头这个小镇,曾有网友评论说:“大桥不远处有个镇子叫下桥头,下桥头不离开守着钢铁彩虹。”就此,我有了一种底气,可以自豪地对人说:“到了我们香格里拉市下桥头,你能看到滇西北最壮美的金沙江大桥。”

下桥头的变化让我欣喜,我意识到,这座小镇有着拼搏意识和进取的精神。正因如此,这座小镇总是人才辈出,续写着属于他们的骄傲和自信。今年“七一”期间,我想再去踏访下桥头,还想去一会儿的伙伴和曾经的同学,没想到从香格里拉城区乘坐的客车,随一阵歌声走上了高速公路,把我载到了丽江雄古才下车。我只好换乘车,才回到先前的“老路”到达下桥头。在下桥头逗留时,我对它的发展变化有了更深的领悟。我的老同学说:“今后,随着汽车上高速和铁路的开通,下桥头也就不再是到香格里拉市的必由之路,繁华程度也许不如现在了。”

面对老同学凝重的表情,我对他说:“下桥头的兴起,带动了虎跳峡镇的各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它独有的精神内涵和风光景色是搬不走的。随着交通的发展,国内外更多的游客会来到这里领略虎跳峡风光。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桥头必将发挥着小城镇的辐射作用,在绿水青山的怀抱中,它只会更加繁荣进步,更加美丽兴旺。”

为此,我们把酒言欢,举杯歌唱,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下桥头的将来更加美好,祝福下桥头的每一个人幸福安康!



# 叶萼龙胆



叶萼龙胆,多年生草本,花果期6~10月,产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生于山坡草地、石砾山坡、灌丛中、岩石上,海拔3000~5200米。尼泊尔、锡金(模式标本产地)、不丹、缅甸北部也有分布。本种花萼小,完全藏于最上部1对茎生叶中而容易与露萼龙胆相区别。(方震东摄于维西县巴迪乡碧罗雪山)



# 难忘母校

高中玉

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可那(小街子)浪浪塘的小街子小学是我的第一母校,1957年9月,我启蒙于这所学校。

我记得那是一院土木结构瓦屋面校舍,当时中甸(现香格里拉市)坝区很少有瓦屋面建筑,所以,这院别致的建筑曾让我好奇。学校正面的二层楼房,是教师宿舍,南侧的平房是一、二年级的教室,北侧的平房是厨房、餐厅。学校东南面是被称之为浪浪塘的坝子,以西不远处是一座小山,山下是一片绿茵草地,各色野花生长其间,看似天然地毯,草甸上流淌着涓涓流水,学校坐落在山水田园之间,很像传说中的伊甸园。

最早来校任教的独克宗人曹建勋老师,后来,丽江的李厚本、和学闯、中甸江里仁的和钟勤老师(女)相继来校任教。我和他们接触的时间不长,但印象很深。

学校只有一、二年级。我在这里只读了一年,1958年,我跳级转到独克宗古城的省立小学读三年级。本来可以在那里住校,但我不愿住校,主要是因为恋家。从老家从古龙到独克宗古城,8岁的娃娃每天来回走10公里,今天看来有点勉为其难。可那时的我,只要每天放学能回到家,能见到母亲,就算不什么。

我在小街子小学读完一年级,跳级到位于独克宗古城大龟山下的省小读三年级,后来又因为逃学太多,被降到二年级。逃学是因为村里有个比我3岁在省小读五年级的表哥常常因为睡懒觉迟到,走到半路便生出逃学的念头。有两次我说:“迟总比逃学好,还是硬着头皮去吧。”他却说:“我可不敢去,谁想害人谁去。”“害人”,这顶大帽子一来,我也不敢坚持了,于是,逃学就成了常态。

新学年开始的一天,唐嘉麟校长见我坐在已是四年级的教室里(唐校长是云南华坪人,是位军转干部),摸着华坪口音对我说:“你还坐在这里搞啥子?给我滚到二年级去!”唐校长是狠了点,惩罚逃学不能升级但也不至于降级。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唐校长的军人性格。

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是好事,三年级降到二年级本来是坏事,但后来变成了好事,善教的和秀清老师是我二年级的班主任,在她的耐心教导下,我改正了逃学的毛病,一学期后被评为三好学生,被选为二年级二班班长。既会教书又懂教育心理学的和秀清老师育人有方,加上我自己努力,圆满完成了小学学业,1965年,我顺利考入初中。

位于栖霞塘吉日(藏语:柿子山)下的中甸一中,是我的初中母校,我们进初中时,建校不到10年的母校正处于起步阶段,组织课外劳动投入学校建设是常态,诸如,用“三合土”建篮球场;“拓土基”扩大校舍;开展植树活动,构筑学校南侧的防风林等等。除了参加课外劳动就是参加驻军派人到学校的军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正规上课时间不多,熬到1968年,不了了之,拿到一张蜡板油印的“初中毕业证书”,这就是初中阶段给我最深的印象。

1988年,省委委托省内10所大专院校面向全省定向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说白了就是给没有取得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少数民族干部补上学历这一课。时任中甸县县长单增和县委组织部部长余化群给了我一课考前复习和应考的机会。但有件事让我感到十分为难,1986年再婚后,两个孩子由远隔县城独自在虎跳峡镇创业的宗秀文管理,大儿子禹·索琅农布跟我在县城读书,如果脱产到昆明读书,孩子的管理成了难事,再推给宗秀文管于心不忍,让孩子单独留在县城又不放心。面对困难,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拼一把,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于是就报名参加考前复习,没想到考试结果领先强劲对手,被昆明市委党校录取。

位于昆明东郊白沙河畔的昆明市委党校是我的大学母校。那里远离城市喧嚣,有最适宜读书学习的环境;那里的管理是人性化的管理;那里的领导是最有亲和力、有领导;那里的教师是循循善诱的良师益友;那里的员工是热情服务的团队;那里的学员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学员们在这里形成了团结友爱的群体。我把所有美丽的词汇用来形容我的母校,是因为我对昆明市委党校有着太深太深的感情。在那里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获得了文凭,更让我感到一种家的温暖。

入学后,我把碰到的困难如实向学校作了反映,要求学校帮助孩子随读的问题,班主任和党校领导十分同情我的处境,及时派人联系附近的小学,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更令我想不到的是,为了照顾我们父子,避免影响其他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学校给我安排了单独的宿舍,提供了方便。

1989年藏历新年,杨益贵校长端来一口缸酥油,到我住处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今天是藏历新年,我用藏家的特产慰问你父子,祝你节日愉快,扎西德勒!”我连忙说:“谢谢!谢谢!”此时的我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母校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感到无以回报。

1989年6月,省委干教委、省委组织部组织来自全省各地的少数民族学员在云南大学开展演讲比赛,党校指定我参加比赛。为了给母校争光,我使出全身解数,决心拿一个好的比赛成绩,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拿到了这次演讲比赛的第一名,用最佳方式报答了母校。

# 昨夜秋凉初透

和智韬

立秋刚过,不多的几个时日后,客居的高原山间小舍四周,曾经在个夏天,染绿过眼眸的那片郁郁青松,便有了淡淡的秋色。

特别是连日的秋雨过后,空旷绵延的高原群山,开始由绿转黄。才短短不过几天的功夫,夏日里鼓足了劲,旺盛生长的蓬勃草木,就仿佛约好了似的,不再集中精力地一绿到底,慢慢呈现出日益枯黄的迹象。

于是,远远近近的山色,渐渐有了层次,一层黄,一层绿,一层红,又一层绿,黄是淡淡的黄,绿是浓浓的绿,红是艳艳的红。站在小舍的二楼窗前,遥遥望去,绿色虽然仍是大地最显明的底色,但已掺揉进或黄或红的点点缤纷色彩,弥漫着一

股股绚烂的意味。

而窗外的阳光,也早已一改往日我行我素的浓烈,一天比一天变得明澈清亮。小舍那个不大的院子里,零星种着的几株草木,在白晃晃的阳光下,有些叶缘黄了,有些花儿谢了,一派萧瑟与清简。三棵长在墙角的狗尾草,结出沉甸甸的草籽,没有了刚长出头时的俏皮和张扬,低眉敛首,散发一种从容、坦然的气韵。

由夏及秋,在我长期生活的那个南方边境小城,天气并不会有太过突兀的转折。尤其是日日匆忙行走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当中,我几乎听不到时令转换的脚步声。因此,入秋后,每天傍晚时分,我都会

踱步到空居的小舍附近,寻一片开阔之地,独自站在高原的高处,在夕阳的余晖中,看繁华即将落尽,世界慢慢袒露出的安详和空旷。纯粹和清爽。心境,也随之起伏,或幽静如山,或跌宕如流。有难以名状的情愫,轻轻涌进心头。

每每这时,我总会不禁想起清代张潮《幽梦影》中,关于四季的句子:“春者天之本怀,秋者天之别调”。诚然,春天是大自然本来面目,而秋天,则是大自然为了让人感受更多的情感,额外增加的一种情调。尽管夏天的余韵犹在,但西陆降临,万木摇落,人心常常暗暗滋生苍凉。

所以,千年前,婚后不久的李清照,才会在那个与丈夫分离的秋天,

裹着满袖的菊花暗香,写下那首传诵至今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所以,那一年的秋天,已年近不惑的李商隐,独自入川赴职,再次踏上辗转漂泊、离乡背井、寄人篱下的生活时,他才会在这浙西的雨夜,轻轻起身,披衣点烛,写下一首《雨夜寄北》,娓娓描绘出一场中国诗歌史上最漫长的秋雨。

秋风瑟瑟,万物始枯,多少人和事,转眼便已远远消逝。花谢了,明年会再开,人的心情却随着时光的脚步,一天天老去。时光易老,四时流变,人生往往都是一夜入秋。

天若有情,与人无二。昨夜,又一场秋雨过后,高原、小舍、山间、小院,秋凉已经初透。

# 有一种爱叫服软

钱永广

妻子正值更年期,脾气大,性格直,遇事更加不饶人。记得我们刚结婚时,彼此常会因为小事争得面红耳赤。这不禁让我常怀念恋爱时的甜蜜时光,那时我们彼此都“伪装”得特别好,可旁观者都十分清楚,特别是双方父母并不看好我们。可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最后我们还是冲破一切阻力结了婚。婚后没几年,我们两人的棱角慢慢显山露水,有时甚至会为很小的事争执,事后双方又常常后悔不已。

和很多人到中年的人一样,我们各自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孩子还小,家里负担重。每次我回到家,妻子常埋怨我不做家务事,对我黑着脸。我常常感到委屈,且有一股怨气要喷薄而出,我觉得妻子是挑事。我自认是一个不错的男人,每天按时回家,回家也争着帮忙做家务。妻子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女人,我一回到家,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既然两个都是好人,为什么每次总要闹得不可开交呢?

我们两个人的性格都很直,遇到争执,谁也不让谁,总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肯先撤兵,结果常常闹得不可收拾,而且每次争执后两人都伤心不已。

感情是要经营的,争吵太多,是对感情的伤害,再深的感情也会因此慢慢淡化。

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我们确实还是



相像 (曾青摄)

真心相爱的,日子得往前走,争吵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选择开心过一天呢?我每次看见别人家里有欢声笑语,都渴望妻子今天能够心情好点,不要把我当成情绪的垃圾桶,同时也自我提醒,控制好情绪,怨气不要轻易点燃!

有句话说:你连情绪都控制不好,又谈何控制自己的人生呢?我决定找

个机会与妻子好好谈一谈:如何恢复恋爱和结婚初期那样的恩爱。

那天晚上,因为孩子顽皮,妻子又忍不住埋怨我,而我,正碰上在单位工作不顺心,眼看一场争吵就要一触即发。正在这时,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聊起一些事务,我和朋友谈笑风生。当我打完电话,发现因为“分了心”,之前的怒火暂时得到缓解,一颗

波涛汹涌的心也慢慢安静下来。当我再和妻子说话时,口气明显缓和下来,我以许久都未有过的温柔,安慰和开解妻子。妻子先是诧异于我的表现,然后情绪也缓和下来。我趁机真诚地请求妻子原谅之前的坏脾气,表示不想再争吵,要找回昔日的恩爱。我的服软显然让妻子很受用,再看她的脸上,竟然也露出笑意。

妻子的笑,也让我为她瞬间的改变感到诧异。以前我和她总是针尖对麦芒,可每次我俩争吵都越闹越大。如今我一个简单的笑脸,竟能让就要发火的妻子脸上绽放笑靥!我终于找到以前和妻子争吵的原因:没有人先退让,没有人先“服软”。本来就是相爱的人,向相爱的人服软,有何不可呢?

由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在婚姻的城堡里,当双方为琐事争吵时,男方如果能够先主动示好服软,不要与妻子争吵,而是待对方情绪缓和时好好谈谈,更有利于解决矛盾。自此,我尝试体谅妻子的不易,发生矛盾时主动“示弱”,谦让,果然,妻子的脾气也慢慢跟着有了改变。我们终于平安度过婚姻的“磨合期”,家里也多了幸福的笑声。

自此我明白,相爱的人要多包容、多体谅,服软总比对抗好,服软也是一种爱。